

包公的故事

马光复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包公是我国人民心目中的清官。在民间有许多优美的传说故事。他刚正不阿，执法严明；断案如神，两袖清风。深受历代人民的爱戴。本书编选的包公故事，以生动离奇的情节，从不同的角度生动地塑造了包公的形象。

语言流畅、优美，故事曲折离奇，引人入胜。

包 公 的 故 事

马 光 复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7.75印张 117千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00册

统一书号 R10105·94 定价0.52元

目 录

前 言	(1)
小包公破案	(1)
不畏权势斗国舅	(10)
计得圣旨	(35)
铡包勉	(40)
打銮驾	(48)
巧计铡赵王	(57)
割牛舌的故事	(79)
判伞	(87)
老包背纤	(98)
伽蓝寺冤案	(108)
死尸木印	(116)
真假新媳妇	(128)
船上秘密	(144)
黑痣	(159)
枯坂岭凶杀案	(170)
血衫叫街	(183)
栽赃	(197)
巧捉骗马贼	(210)
弓箭和战马	(220)
包家大门朝北开	(228)
扔端砚	(231)

小包公破案

宋朝时候，庐州（现在的安徽省）合肥有一家姓包的有钱人家。公元九百九十九年，包公降生在这个家庭的时候，这个家已经接近没落了。

包公有两个哥哥，两个嫂子。

大哥大嫂忠厚老实，从不惹是生非，在家里孝敬父母，和睦兄弟。在外面，待人诚恳，常常帮助穷苦人度过难关。

二哥和二嫂呢？唉，麻线拴豆腐——就甭提了。夫妻俩一肚子坏心眼儿，尽琢磨着发财害人。在家里，他们称王称霸，挑拨是非；在外边，蒙坑拐骗，欺负邻居，大伙都指着脊梁骨骂他们：一根藤上结俩没法吃的瓜——一对儿坏家伙！

包公还没从娘肚子里生下来，二哥二嫂就嘀咕上了。

二哥眨了眨小眼睛，说：

“咱家的财产已经不多了。要没有老三，咱爹娘死后，咱们和大哥二一添作五，各分一半。可现在

呢，哼，又要生个老三啦，如果是个男的将来家产要分成三份。倒霉！倒霉！”

二嫂的眼睛也不大，也眨巴眨巴挤了挤，一拍大腿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现在婆婆难产，你去告诉你娘说，生下来的准不是好东西！”

老二把这话学给他爹听，他爹半信半疑，心里象压上了一块石头，很不高兴。

包公降生了！

小包公哇哇直哭，接生婆出来向全家道喜说：“恭喜您家，又添了一位公子！”

小包公生下来就胖乎乎的，圆脸、高鼻梁、大眼睛，可好玩啦！他伸胳膊踹腿儿的，好象要给那些不讲理的人来几家伙似的；嘴张得大大的，哇哇哭着，仿佛在喊着：“我不怕——我不怕——”

唯独一样，小包公长得特别黑，尤其那胖乎乎的小脸上，就象涂了一层墨似的，与众不同。老二这下子可找到借口了，把爸爸叫到一旁，悄悄说：

“爹，我看生下来这孩子准是个怪物！这可不得了，如果咱家养活了他，将来都得跟着倒霉；官府知道了，也会怪罪咱家。依我的主意，干脆把他扔掉算了。”

大哥大嫂听了，都不赞成。大哥老实，不敢说

话，大嫂忍无可忍，说：“使不得！小兄弟各处都好，就是黑一点，怎么能是什么怪物呢？要扔了，可伤天害理呀！”

老二眼睛一瞪，话横着就蹦了出来：

“我们家的事，你管得着吗？”

在他的怂恿撺掇下，爹娘抹着眼泪，忍痛把小包公用小棉被包裹上，扔到了村外老树林中。

黑夜，满天的乌云遮住了星星和月亮。北风轻吹，树林里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那呼啸的林涛声中，夹杂着一个微弱的婴儿的啼哭声，那嗓子已经哭哑了，哭声断断续续的。啊，可怜的孩子！

下雪啦！雪花随着狂风，纷纷扬扬，不一会，就给大地盖上了一床银白色的棉被。雪花落在小包公的脸上，飞到他的嘴里。他抿了抿嘴唇，望着那漆黑的夜，不哭了。

突然，从树林外，跌跌撞撞走来一个人。狂风撩起雪花，摔打在他的脸上。他低下头喘了口气，踏着深雪，艰难地在树林里寻找着什么。往前，再往前，借着雪光他看到了棉被裹着小包公。扑通一下，他跪了下来，用手拂去小包公身上的雪，抱起小包公，紧紧搂在怀里，站起身来，踉踉跄跄地奔出了这恐怖的树林。

这个人原来是包公的大哥。他抱着小包公悄悄回

到家里，推开卧室的房门，对正等着他归来的妻子说：“依你的主意，把小兄弟抱回来了——”

大嫂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用手擦了擦，自言自语说：“唉，可怜的孩子！快，给我——”

她从大哥手中接过小包公，急忙暖在自己怀里。大嫂前不久刚生了自己的孩子，起名包勉，这时正躺在炕上。小包勉听到了动静，惊醒了，哇哇哭起来。大嫂对包公的大哥说：

“你抱抱勉儿，我先让小兄弟吃口奶——”

大嫂不顾自己的儿子啼哭，抱着小包公，喂他奶吃。小包公紧紧偎依在嫂子怀中，香甜地吮吸着奶汁，慢慢地闭上眼睛睡着了。

大哥皱皱眉头，问大嫂：

“抱回小弟弟，一个大活人，怎么瞒得住爹娘和二弟呢？”

大嫂也为难了，不知如何是好。是啊，家里多出一个人来，一天两天还行，天长日久，人家就会怀疑了。

这可怎么办呢？大嫂苦思冥想，忽然，她咬了咬牙，对大哥说：

“这样吧，村东孟二嫂刚生的小娃娃前几天死了，咱把咱的包勉送到她那里，让她拉扯长大，咱们抚养小兄弟。等他长大了，证明不是妖怪，再告诉爹

娘。你看，这样办行不行？”

大哥听了，虽然有点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点了点头，说：

“好吧。我现在就把包勉抱给孟二嫂——”

就这样，包公的嫂子抚养包公，起名包拯，一直到他长大成人。后来送他到合肥兴化寺读书，非常用功，不久，就考中了进士，被举荐为定远县知县。

包公快要上任做官的时候，他嫂子担心他年轻，没有经验，坐堂审不了案子；又怕他不能公正断案，冤枉了好人。她越想越不放心……

“唔，有了。我先试他一试。审得公正，就出去做官；审得糊涂，冤枉了好人，那就干脆别去做官——”嫂子想。

七月七日这一天，嫂子煮了十个鸡蛋，放在桌子上，然后叫来了家里的丫环春香，悄悄对她说：

“春香，包拯兄弟要外出做官，我要试他一试，看他能不能判明是非。这里有十个鸡蛋，你吃一个。你要沉住气，不露声色，看他如何破案。”

春香笑了，点了点头，说：

“我明白了。”

说完，她吃了一个鸡蛋，然后悄悄地走开了。

中午，嫂子叫来了包公，脸上装着不高兴的样

子，说：“兄弟，我上午煮了十个鸡蛋，放在桌上，到中午一看，少了一个，不知是谁偷去吃了。你来想想办法，审出是谁偷的。不过，可要当个清官，可不能冤枉了好人！”

包公听了嫂子讲的话，心想，偷吃鸡蛋，事情并不大，但是，事情无论大小，案情不论轻重，做官的都应严肃认真地对待，不可马虎从事，以误事害人。偷吃鸡蛋的人应该受到教育，判明罪犯，也可减去同伴之间的怀疑。那么，是谁偷吃了嫂子的鸡蛋呢？

推理、分析、比较，包公觉得做案人可能是常常在嫂子房里出出进进的那些丫环们。可是家中有好几个丫环，到底是哪一个呢……

包公在院子里摆上桌椅，坐起堂来了。

他先在桌子上摆了两个碗，一个碗盛满清水，一个碗空着。嫂子纳闷儿，问道：

“兄弟，我让你审出是谁偷吃了鸡蛋，你又倒水，又摆碗，这是干什么呀？”

包公坐在椅子上，说：

“嫂子不必多问，只请把几个丫环都给叫来——”

丫环们都来了，排成了一队，站在桌子面前。包公看了看每个人的神色，说：

“你们不必紧张害怕。大家按次序，每人喝上一

口清水，漱一漱口，不准咽到肚里去，把漱口水吐到这只空碗之中。大家都听明白没有？”

“明白啦！”大家回答。

丫环们按着次序，照着包公说的，一个个都漱了口，然后把漱口水吐到那只空碗中。

包公一个个仔细观察每个人吐出的漱口水。别人吐的漱口水都很干净，只有春香吐的漱口水，里面带有蛋白蛋黄的细细的渣子……

包公回头对嫂子悄悄说：

“嫂子，看见了吧？是春香偷吃了鸡蛋！”

大嫂看到包公破案有方，心中暗暗高兴。不过，还要试一试，看他能不能秉公断案、廉洁公正……

大嫂笑了笑，小声求情道：

“兄弟，春香是嫂嫂喜欢的人，看在嫂子的面上，就只当没有发现，饶了她这一回吧！”

包公一听，皱起了眉头，坚持说：

“那怎么成啊？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小葱拌豆腐，应该一清二白。案子虽小，兄弟我也不应该看嫂嫂情面，徇私枉法——”

大嫂听了，点头称是，说：

“兄弟说得有理！你尽管凭理断案。”

包公转过身来，提起笔写了判决书：



“审得春香盗蛋，本当按律治罪，姑念案属初犯，从宽发落，今后汲取教训。其它丫环人等，一概无关，免究！”

案子审完，包公宣布退堂。其他丫环退去，只有春香和嫂子留下，掩嘴而笑。

包公莫名其妙，说：

“笑什么？莫非春香不服？还是我断案不公？”

春香急忙说道：

“老爷断案有方，丝毫不差，春香我心服口服。”

嫂嫂说：

“兄弟，让你审春香，是我事先安排的，想试试你判案能不能清廉公正，不冤枉好人。今日一试，嫂子我放心了。”

说完，嫂子和春香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包公这才恍然大悟，他理解嫂子的用心，说道：

“请嫂嫂放心。兄弟永远记住您的嘱咐！”

不畏权势斗国舅

包公奉仁宗皇帝之命，到边疆慰劳三军以后，返回京城复命。他骑在一头紫红色的大马上边，想着回到京城以后的工作。

季节已经是春末夏初，田地里的麦子已有半人高。远处有些农民平地碾场，为收割做准备工作。

进城以后，景象截然不同。这里店铺林立，行人拥挤。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包公一行虽然前边有人开道，但也只能慢慢行进。

走着走着，忽见一群人在马路边上议论纷纷，个个脸上都现出不满、气愤的神色。偶而可以听到只言片语：

“哼，骄横跋扈，太不象话了！”

“恶有恶报，时候不到——”

“包大人回来了，这下儿可以伸冤了——”

包公心中纳闷，皱起眉头观看，前边十字街口有一座高宅大院。他叫道：

“王朝、马汉！”

“在！”王朝、马汉上前答道。

包公吩咐说：

“你二人前去打探，百姓为何事不平？”

“是。”

王朝、马汉去不多时回报说：

“禀报大人，前边大院是当今皇亲曹国舅的家宅。百姓们说那宅院门口挂有一块扁牌，看了能把人气死！”

包公不明白地问：

“什么样的扁牌？”

王朝、马汉摇头说：

“小的还没有去看。”

包公一摆手，说：

“我们一同前去观看！”

大队人马向前移动，来到了曹府门前。包公站定，怒目圆睁，只见那高门之上悬挂一块五尺见方的扁牌，上边红漆大字写着：

有人狗胆，
举目观看，
决不轻饶，
剜去双眼。
指手划脚，

胡语乱言，
割舌剥手，
拘留严办！

包公看罢，气得攥拳咬牙，骂道：

“既是皇亲国戚，更应遵纪守法。如此霸道，犹似虎狼，可恶之极！都象这样凶横，还成什么体统？百姓哪里还有活路？”

那曹宅朱门紧闭，安静异常。包公奇怪，叫军牌唤来一位在远处观望的老人，问道：

“老人家，你可知晓这是怎么回事？”

那老人叹了一口气，说：

“要不是包大人问起，我老汉哪里敢说！这院宅原是曹国舅的家宅。他依仗权势，无恶不作。这里的百姓乡亲可被他害苦了！他是见了好东西就抢，见了漂亮的民家妇女就夺，不知逼死了多少人命！这府里因为害死人太多，那曹国舅心中发怵，觉得不吉利，最近不知搬到哪里去了。这牌子是去年挂的，因为被害人的亲属经常来这里喊冤，百姓乡亲经常在他门前议论他家丑事，所以挂了这扁牌。”

包公听罢，点了点头，谢了老人，命令军牌：

“叫开大门！本府要进去查看！”

几个军牌一声答应，奔上前去，扯下扁牌扔在一

旁，然后用力打门。乒乒乓乓一阵响，门一下子开了，走出几个曹府家人，挺胸凸肚，嚷道：

“什么人如此大胆？”

王朝上前大声说：

“闪开！开封府尹包大人到！”

那几个家伙一听说包公到了，就象乌龟碰上了火炉子，一下子连头带脖子都缩了回去。

包公吩咐张龙、赵虎说：

“你们二人进院中查看，如若发现有什么可疑之处，速来回报。”

说罢，包公带领人马走进大门，在前院大厅前等候。张龙、赵虎来在府内，只见前三院后三院，东花园西花园，高屋大堂，亭台楼阁，真是奢侈到了极点。走到后花园，小桥流水的东边，有一座怪石嶙峋的假山，假山旁有一口枯井，里边漆黑一团。“好臭！”一股呛人的腐烂腥臭味一阵阵从井口扑来。张龙、赵虎捂着鼻子走到井边探视，但井内黑咕隆冬，什么也瞧不见。

凭着经验，张龙判断说：

“井内如此腥臭，不是死猫烂狗，即是人尸腐烂。赵虎兄弟，你去报告包大人知晓。”

赵虎点头答道：

“好。”

赵虎到前院禀报了包公。包公想了一想，说：

“领我前去观看。”

赵虎把包公带到后花园枯井旁。包公紧皱眉头，说：

“点灯！”

张龙、赵虎点着了灯笼，用绳子系好，一点一点放进井中。包公俯身井口观看，隐隐约约，看到井底仿佛有什么东西，却难以辨认。他说：

“灯未熄灭，说明井中还可下人。张龙、赵虎，你二人用湿布裹鼻，下井去看个明白。”

张龙、赵虎把两条白布打湿，蒙在鼻口之上，又找来粗绳，攀缘着慢慢下井去了。不一会，喊道：

“井底有两具人尸，一大一小——”

包公吩咐说：

“将尸体取出枯井！我们要查它个水落石出！”

十天过去了，包公派人四处探查，想弄明白死者姓甚名谁，家庭身世，如何被害死亡，却无结果。

他心中闷闷不乐，想：“我身为京城长官，面对着一大批皇亲国戚、王公高官，这些人依仗权势，目无国法，为非作歹。若不刹刹他们的威风，我对不起